

## 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門街前後傳 第二十四回 避強人暫落慈雲院 討美女獨上晉家莊

范蠡歸湖無處尋，子陵不肯戀紅塵。 早知今日遭毒手，將軍應起五湖心。

話表桑黛自從上馬逃走，約走了四五里路，見日已落。欲向前行，便無處投宿，只得投慈雲院尼庵存身一宿。因想素日我常佈施錢米，大約尼僧不能推辭。主意已定，轉過松林，不到半里，已至庵門。桑黛跳下馬來，便去敲門，忽聞裡面有人答應。只見雙扉啟處，見老尼手提燈籠，走近前向桑黛臉上一照，說：「我道是誰？原來是桑爺到此。這更深夜靜，到此何為？」桑黛說：「且進去再說。」老尼讓桑黛進庵，桑黛牽馬入庵，把門關閉，一同來到禪堂。老尼見桑黛形色倉皇，氣喘不定，遂口呼：「桑爺是從那裡來？為何這樣狼狽？」桑黛便將以上情形言了一遍。老尼聞言念了一聲「阿彌陀佛」，說：「這等凶橫，老天爺必然報他一禍。」言罷，便去廚下燒了一壺茶來，又去打了一盆淨面水來。桑黛淨了面，坐在一旁喝茶，定了定神。老尼做些素菜，煮了黃米飯，擺在桌上。此時桑黛腹中正餓，便吃了兩碗飯。佛婆收了碟碗去，復又打來一盆臉水，一壺茶，桑黛復又淨面吃茶。老尼走來口呼：「桑爺請至客堂內安歇罷。」桑黛便去安歇，一宿無話。

次晨梳洗完畢，忽聞有叩門聲，佛婆前去開門。叩門人問：「桑大爺可曾在此否？」桑黛聞聽，即走出一看，原來是家中的僕人。便問道：「你來作什麼？」僕人回答：「啟爺，正是禍不單行，家內被強盜搜掠已空。姑爺家內，今晨有人來送信說，姑爺同姑奶奶昨夜三更時分，被強盜一齊擄去，特來報信。那裡曉得咱家也是如此。家人特尋到此，報爺知道。」桑黛聞報，心中驚駭發怔。老尼見此光景，近前口呼：「桑爺不必著急，設法去救姑爺、姑奶奶是正事。」桑黛暗想：「若去救胞姊、姊丈，除非趕往揚州去打播，約請眾朋友相助，方可濟事。不然，還是寡不敵眾。」遂令家丁回去，向各欠戶將所欠銀兩討取一半，限明日送來，備作川資，往揚州一路使用。家丁回去，次日即送了二千兩銀子來。桑黛打了包裹，收拾已備，擬次日動身。

到了晚間，獨自在廊下閒步，見對面廊房內有明亮燈光，隱隱有婦人啼哭之聲，心中好生詫異。遂去問老尼：「廊房內為甚有婦人啼哭？」老尼見問，先咳了一聲，說：「這婦人姓駱，是淮安人氏，他家老爺在日曾作知府，膝下無兒，只生一女，名喚秋霞，生得美貌。因搬他家老爺靈柩，回籍路過此地，駱太太同著小姐到此燒香。香已燒畢，著佛婆送他母女回船，見靈柩擺在岸上，船已不知去向，卻被他家人船戶把所有行裝物件全行拐去。佛婆回來告訴老尼，因此將他母女接在庵中，遂將靈柩抬來，寄存外堂。後來與駱夫人閒談，他言有一胞姪名喚駱熙，綽號分牛虎，乃是英雄，一身好武技。欲寫信令他來接，後來出了一件逆事。離此二里有一晉家莊，莊中晉家豪富。老安人所生子女各一。子名游龍，不事生業，一味胡行。女名驚鴻，端莊伶俐，貌若天仙，前五日隨著晉老安人來庵燒香，偶遇秋霞小姐，二人一見情投意合。後聞駱夫人說出前情，晉安人便命驚鴻小姐結拜秋霞小姐為姊妹。臨走時說，遲兩三日接秋霞小姐到莊上盤桓數日。隔有兩日，有兩個丫環、一個小使帶著一乘轎子前來說：『奉驚鴻小姐之命，來接駱小姐到莊上住數日。』駱夫人應允，那知一去並未回來。遂著佛婆去接，這晉家門口的人說，未見有什麼駱小姐來到他家。佛婆欲到晉家去詢問，反被晉家門口的人罵了一頓。佛婆無法，只得回來訴說一遍。駱夫人聞言，便親自前去會晉安人去。及至到晉家門口，那些人不但許駱夫人去會晉安人，反將駱夫人一頓痛罵。駱夫人受辱而回，痛哭不已，欲尋自盡。老尼再三解勸，未曾尋死。想女兒終日啼哭。」桑黛聞言，心中暗想：這分牛虎赫赫有名，我何不到晉家莊，將他家小姐要回，送他母女回淮安，他必感我救他孀母及其妹之恩，我就邀他助我去滅強寇，他必然應允。主意已定，即令老尼去請駱夫人相見。老尼遂走進對面房內，向駱夫人言明原委。駱夫人聞言，立刻出來與桑黛見過禮，見桑黛是俊美之英雄，羨慕不已。桑黛說：「請駱夫人落座。」口呼：「駱夫人請放寬心，明晨桑某赴晉家莊向他理論，令他送出令愛便了。但有一層不得不與夫人言明，桑某必須認夫人為姨母，前去方好借詞。」駱夫人連稱極好，只是不敢當。桑黛口呼：「駱夫人不必客氣，此不過權宜之計，只要將令愛討回便了。」駱夫人應允，復又謝了一回，遂回自己房中去。桑黛也就安寢。

次日，桑黛佩劍跨馬，往晉家莊而去。你道這駱秋霞怎麼被晉游龍騙去？只因他母親自那日在庵內見了秋霞，回家與女兒驚鴻閒談，只是贊秋霞美貌無比，卻被游龍聽悉。暗想自己的老婆性情強橫，頗有雌威，因思另納一妾。一聞此言，便與門客張春儀商量。張春儀就出了這個主意，著他瞞了母親、妹子，令丫環小使到庵中假稱安人之命，接駱小姐過府散悶。及接至家中，拘在暗室，候他老婆回母家省親，便與駱秋霞成親。又囑咐門口的人，如有人來接駱家小姐，一概回他不知，也不准他與老安人、小姐見面。因此家下人奉了主人之命。這桑黛來到晉家門口下騎，便向門口之人說：「煩你等通報你家主人，就說蓬萊館桑黛特意來拜，有要話面談，非會面方可。」那門上人聞言，暗想：「他家前日招了大禍，今日為何來此？」只得進內稟報。至書房內，回明此事，游龍便向張春儀說：「我平日與桑黛並無來往，為何到此，稱有要話面說？」張春儀口呼：「少君，必是他與駱家有瓜葛之親，前來討駱家小姐也未可知。但他來不可不會面，看他所言何事。如言駱家之事，便須如此如此，包管他墮我計中。」晉游龍聞言大悅，遂命人相請廳上相會。